

戏剧故事



香花庄

张友鸾 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戏剧故事

杏花庄

张友鸾编写

宝文堂书店

封面设计 王建树

书名题字 马承祥

插图 董天野

杏花庄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4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2.25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—48,000册

书号: 10070·145

定价: 0.21元

目 录

一、卖酒	1
二、求浆	4
三、敬客	7
四、劫娇	10
五、思女	13
六、买醉	16
七、还山	19
八、砍旗	22
九、闹堂	25
十、诬宋	28
十一、赌头	31
十二、质对	34
十三、恼王	37
十四、负荆	40
十五、服罪	43
十六、回门	46
十七、夜走	49
十八、下山	52

十九、追 寇.....	55
二十、宿 庙.....	58
二十一、斗 贼.....	61
二十二、缴 令.....	64

1	一
2	二
3	三
4	四
5	五
6	六
7	七
8	八
9	九
10	十
11	十一
12	十二
13	十三
14	十四
15	十五
16	十六
17	十七
18	十八
19	十九
20	二十
21	二十一
22	二十二
23	二十三
24	二十四
25	二十五
26	二十六
27	二十七
28	二十八
29	二十九
30	三十

一、卖 酒

宋朝宣和年间，好汉宋江，把寨为头，聚弟兄于梁山，结英雄于水泊，三十六大伙，七十二小伙，还有上十万的喽罗。八方共域，异姓一家；仗义疏财，替天行道。真个是：威镇山东，令行河北；烈烈轰轰，十分兴旺。

这梁山上的好汉，专一劫富济贫，锄强扶弱。头领们闲常下山，遇有客商车辆人马，任从经过；若是贪官污吏，箱里搜出金银时，一个不留。即便三二百里以外，有那广积钱粮、害民的大户，以及欺压善良、暴发的小人，便引入去，公然打家劫舍，搬取钱粮上山。安分良民，小商小户，却安居乐业，不受惊扰。因此上，绕着梁山周围几百里地带，倒是人烟不断，鸡犬相闻。

且说就在梁山西边附近，有一座村庄，名叫“杏花庄”。这庄子里的人，最爱的是种杏树，庄前庄后，山上山下，一片全是。当那春季开花之时，灿烂似锦，好看煞人；这杏花庄之名，原不是随便得来的。

杏花庄也有百十户人家。在那庄子尽头，杏树上挑着一个草帚，那下面开着一个小小的酒店。卖酒的是一老汉，名叫王林。原是一家嫡亲三口，老夫妻带着一个女孩儿，日子过得倒也和美。不幸老妈妈亡故，剩下父女二人，相依为

命。

王林老汉这个女儿，已经十八岁了。虽是贫穷人家出身，偏是生得美貌非常，千娇百媚，那远近人家，都唤她做“满堂娇”。因为喊得惯熟了，王林老汉平日也就这么呼唤起来。

女儿家到了那般年龄，按着当时规矩，早该与她择配，许给人家的了。却因老妈妈在日，拣精拣肥，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以致耽误下来。老妈妈亡故了，王林老汉更是离开女儿不得，想着坐山招亲，选一个人赘的女婿，急切间还只是找不着一个合适的。

这满堂娇在家中，照管烧茶煮饭，洗衣浆衫。遇着酒座上忙时，免不得也上前去，帮着揩抹碗箸，调合汁水。既是卖酒人家的女儿，就说不上什么抛头露面的话了。



常到老王林酒店里吃酒的，有些是杏花庄里的乡民，有些是过往客商；因它靠梁山近，更多的酒客，乃是梁山上的小头目和喽罗们。大头目来的却少；只有那黑旋风李逵，吃酒没有个够，不管醉是不醉，从这里经过时，总得吃上几碗。王林老汉和

他相熟了，知他是直性人，彼此倒是谈得投机。

每年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，是春秋两季中最好的日子，郊外游人分外众多，有上坟祭扫的，有寻花问柳的。遇到这些日子，老王林酒店里的生意，也比平常兴隆得许多。

这日，正赶三月初三，老王林早就安排得妥当，烧的旋锅儿热着，等候吃酒的人来。那满堂娇今天更自打扮得干净，鬓边插一支鲜艳的杏花，这边掸掸尘土，那边看看天色，进进出出，忙个不停。

二、求 浆

日色将近正午，只见远处有两骑马，飞奔而来。前面的那人又矮又黑，后面的却是个梢长大汉。行近老王林酒店，脚步放得慢了，只听后面那人说道：“大哥！你我且在此处，饮个三两杯，解解口渴如何？”

前面那人道：“兄弟说得也是。”

说着，两人滚鞍下马，只把缰绳系在店外老杏树上；一先一后，进入店来。

老王林见有酒客，便上前张罗。那二人拣了一副座头，靠着窗口坐下。

矮黑的那人问道：“有好酒么？”

老王林没口连声应着：“有好热酒哩！”



那人又问：“有牛肉么？”

老王林道：“有花糕般煮下的肥羊肉，刚自煮熟，香着哩！”

那人道：“好，与俺先打四角酒、切一大盘羊肉来。”

王林老汉应声去到后边，却先告诉女儿道：“外面来了两个吃酒的人，骑的高头大马，腰系红绢搭膊，看那模样，有些似梁山上下来的头领，你可小心把酒旋好，休得惹他不快。”

满堂娇道：“女儿自会料理，爹爹何须放心不下！”

老王林出去，送上杯箸，摆出香喷喷的肥羊肉，热腾腾的美酒。那两人一面吃酒吃肉，一面称赞：“怪道人说杏花庄虽则村酒，不同平常，果然是好！”

老王林听人道他酒好，就觉高兴，一碗一碗筛将来。那两人吃得口滑，只顾要，各吃了十来碗。

酒吃得多，话也说得多了。那梢长大汉问着王林道：“你也认识俺两人么？”

王林说：“老汉眼花，不认得哥哥们。想来，都是梁山上的头领么？”

那梢长大汉指一指道：“俺这大哥，姓宋名江，人称‘呼保义’的便是。只俺，叫做‘花和尚’鲁智深。”

老王林一闻此言，又惊又喜，连忙说：“不知是太仆驾到，未曾远迎，接待多所不周，还请不要见责。”——原来这“太仆”是古代专给皇家管理养马的官儿，地位却是不低。在宋朝时，对那江湖人物，是知些武艺的，都用这太仆相称，显着尊敬。这话表过不提。

矮黑的那人，这时便说：“俺那山上的头领们，多有来你这里打扰的；若有谁欺负了你，只管上山告诉俺，俺自与

你做主。”

老王林陪笑说道：“太仆说哪里话来！你那山上头领，都是替天行道的好汉，怎会欺负平人！老汉这小小买卖，多亏头领们照管，让老汉吃得一碗平安饭，还该谢过太仆才是。”

王林说着，就去另添了一盘肉，筛了两碗酒，用劝盘捧着送上道：“这算老汉略表一点孝敬之心，请两位太仆，在老汉手里，干了这一碗。”

那两人哈哈一笑，大刺刺地便伸手取过酒来，仰着脖子，一饮而尽。

三、敬 客

吃罢了那杯酒，矮黑的那人却又问道：“不曾起问：老人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王林老汉把名字说了。

那梢长大汉便道：“原来你就是老王林。闲常也听人说，杏花庄老王林家的酒好，今朝一试，果不其然。”

老王林笑道：“承头领们过奖了。”

那梢长大汉又说：“江湖上有人言道，杏花庄老王林酒店，有一传家之宝，名叫‘满堂娇’。不知是何等宝器，也能让俺们看上一看么？”

老王林道：“满堂娇是我小女的名字，哪里是什么传家宝器，头领们听得差了。平日家，我那小女也帮着伺候酒客；今天闻得是两位太仆，却自害羞，不敢出见。既承问起，老汉便着她出来敬酒。”

矮黑的那人道：“既是千金闺女，不见也罢。”

那梢长大汉却说：“王林老汉一番好意，大哥就领了他的吧！”

老王林也不管他二人如何商量，只径自跑到后面，高高兴兴和女儿说：“梁山上的宋太仆，亲身在此，孩儿，你出去敬他一杯。”

满堂娇羞羞涩涩地说道：“女儿穿得这般模样，怎能见得那宋太仆。”

老王林道：“谁不知道梁山宋太仆，乃是大仁大义之人，岂能笑我等穷苦。他来至我这酒店，便是你我天大的脸面；你若不去敬酒，倒被人耻笑，道我们不知礼哩！”

满堂娇还只说：“只怕不中么？”

老王林道：“不妨事！”说着，连推带搯，就把满堂娇领至酒座前面。

那满堂娇见着二人，施礼万福了，便站立一旁。王林老汉递过劝盘，筛了两杯酒，她也就怯生生地敬过。

这时，矮黑的那人，却从满堂娇手中，取了那副劝盘，把面前酒，斟上一碗，送与王林道：“辛苦了老人家，心中不安，俺也回敬一杯。”

老王林见是宋太仆敬酒，恭恭敬敬，一面口中说着：“不敢”，一面双手捧了吃下。

矮黑的那人，敬过酒，又自解下了腰间系的那条红绢搭

膊，送与王林道：“老人家，你那衣裳怎地破了老大一块？俺将这搭膊送与你，你好用来补那个破洞。”

老王林只认做宋太仆恤老怜贫，便千恩万谢地接过。



谁知他不接还好：刚一接过，却见那稍长大汉，大笑着站起来道：“王林老汉，你知道俺大哥的意思么？”

老王林闻言一愣，答不出话来。

那稍长大汉接着便说：“俺大哥自从杀了阎婆惜，至今尚无一个压寨夫人。是你女儿生得端正，俺大哥心中喜欢。适才敬你的酒，便是订亲的‘肯酒’。俺知道，你不应允亲事，是不会把这杯酒饮下；既然饮下，便是肯了。适才送你的搭膊，便是放的‘红定’。那条搭膊，不是红绢做的么？你不应允亲事，是不会把这红绢收下；既然收下，便是俺大哥定妥了这头亲了。”

老王林这时目瞪口呆，手里捧着那条红绢搭膊只是扑簌簌地乱抖，没个安放处所。

四、劫 娇

且说那满堂娇，原只在一旁，听着那两筹好汉，和父亲说话，听得有些呆了。及至听到什么定亲的话，掉转身就要走。还不曾挪动脚步，却被那梢长大汉，一把抓住，说道：

“俺这大哥，天下闻名。他讨你做压寨夫人，也不辱没你，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愿么！你父已自应允了这头亲事；只今日便是个好日子，也不要你家的赔送，你也不必怎么梳妆打扮，外面现成马匹，就此接你上山，与俺大哥成亲去。”

那王林老汉，抛下搭膊，上前拉扯道：“你等便是梁山上的太仆，也不当这般行强的呀！”

那梢长大汉，轮起一双大眼，喝了一声道：“明是你亲自应允，怎说行强！俺鲁智深须不是好惹的！你若再如此胡言乱语，俺便一把火烧了你这鸟店！”

满堂娇这时被那梢长大汉拿住，就似老鹰抓住小鸡，哪里挣身得脱；只顾没口子叫唤：“爹爹快快救我呀！”

老王林也顾不得性命了，一头就朝那梢长大汉撞去。那大汉双手拿住满堂娇，倒是回手不得。却只见矮黑的那人，过来拦住，笑着说道：“老人家，俺和你女儿成亲，你便是俺的泰山，何须如此动气！今日俺接夫人上山，到了三朝，也按俗礼回门，你父女便可相见。常言道得好：‘男大当

婚，女大当嫁。’迟早是要许配与人的；象俺这样的女婿，你还没有面子么？”

老王林哪里去听他这些言语，却因身子被他拦住，走不近满堂娇那边去，急得乱撞乱撞。矮黑的那人，也不回他拳脚，只笑嘻嘻地接过老王林的双手，一把攥住。休看他人人生得矮矮，有的是牯牛般气力，老王林挣扎不得。

满堂娇被那梢长大汉，拖出了门。尽管她哭骂打踢，一些用处也没有，硬被推上坐骑。满堂娇哭着喊叫“爹爹”，王林老汉哭着喊叫“孩儿”，一个在屋外，一个在屋里，这两个人，只没那两个汉子奈何。

那梢长大汉把满堂娇抱上坐骑，自己随着飞身上马，紧紧抱住。回过头，喊一声：“大哥！俺给大哥把新夫人先送上山，大哥这就快来吧！”



矮黑的那人见已得手，便放了王林老汉，大步出门。王林抢过去，要抓那人，不曾抓着，自家倒栽了一个跟头。爬起来，赶至门外，那人已然上了马，扬着鞭子，向王林老汉说道：“泰山休要烦恼！只三日，俺便送你女儿回门。今后来，你我两家，时常走动，俺还要接泰山上梁山去耍，使你父女团聚。”说着，拱拱手，又还道声“罗唆”，勒紧缰绳，那匹马，四个蹄子好似翻盏撒铍，竟自去了。

